樂全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樂全集卷十二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刑法論

臣聞昔在成周惟殷文王克明德慎罰武世忿生亦式謹由獄周公制六典蓋以禮正其本刑防其末弼成五教民協於中爰及成康乃至措而不用夫子曰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故叔向以為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漢自文景之後朝廷立大制度行大誅賞輒會諸儒斷以經義亦能議事以制尊君畀臣辨是與非其論優大故三王而下漢道為粹東都之後法稍煩密南北異俗不勝其敝噫世失其道民散久矣其本先弱勢安得長故世雖平而易危國雖盛而易敗由乎制度不素立禮義不在人譬諸大厦巋然而柱石不固豈支久之埶萬目參然而綱維不緝固必紊之道為國而禮法不脩其何以致理

近在唐時禮刑煩雜禮既頻年而數革法或一代而再脩貞觀顯慶遽立異同之制永徽開元則有前後之格諸儒立異互出胷臆法吏迎合旋為輕重竒請它比盈於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睹是以郡縣承用者駁陷愚惷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故姦吏得以因緣為市也我太祖皇帝既大一統恤刑辟之多濫始制郡國立司寇之官太宗更置審刑衆職以覆天下之獄先皇復置提點刑獄之任以分部四方申下

民之枉察羣吏之違是皆聖人竭情盡心哀矜軫恤之旨也自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慎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宣室決事明過漢宣太官減膳仁勝唐文有惓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其可謂盛德矣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我有宋之在宥天下逾八十年一統無外清寧治平德教加於蒸民其陶化益深矣然刑未能措獄繫尚蕃其故何由蓋禮失於正本令急於防末上之籠貨物漁財利之路多筦榷

封占之門衆間之以權豪富人依公法為私姦侵剝黎民吏務因循或引贓賄不能抑强扶弱獄犴不平是以小民業蹙窮而思濫為盜賊竊僞以偷免饑寒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不原民之所以獲罪而賞吏之能發姦而得其情是猶大開欄牢高張罻羅舉鳥獸之獲而歸功於弋獵之師者也故夫吏者舉法令而檢非違牧民而導之以善者也而乃苛刻者巧弄而高下其心簡放者忽畧而鄙俗

其事不才固為猾吏所賣才者或為豪人所買求進者徼文曲致以附會上意養望者宥故末減以取悅衆心家自為評人執所見至有罪均而輕重殊罰科同而淺深異比一切之弊皆歸乎民誠願朝廷觀法周漢之舊深議禮刑之中損游商兼并之業益節其靡汰之費稍寛利路以優齊民刪定律令芟其蕃異詆欺文致毛細之法一皆蠲除務從省約使易遵守為大宋一典須用乎天下豈徒當世之利固亦無疆之法也臣言雖濶畧

不該時術豈不近乎清源正本之論歟其時所尤急繫
朝政之得失人倫之厚薄者畧舉於下冀以正其大紀
焉

詔獄之弊

臣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刑者治之末路也
然古帝明王所以輔德教非必刑人殺人劓刖人而後
為刑也故舜稱皋陶曰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
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時乃功懋哉而皐陶歸美於帝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言君能以德撫民臣能將順其美乃大明服致時雍熙故至於無為而治也三代之王歷世治主孰不慎求理官之良以決刑法之平哉在周文王則曰罔攸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武則藴公式罰穆則甫侯訓刑西漢則釋之定國以寬平

名於文宣之朝東都則郭躬陳寵以矜恕稱於明章之際凡人主存慮於欽恤則有司盡心於讞當夫刑者有淫有濫有破家覆族人命之所繫可不重歟夫刑者有生有殺有亂邦危國主柄之所在可不慎歟未有不由寬慈惠和以得衆未有不由慘虐酷毒以失民立官選才蔽要處當兩造備具五辭簡孚小大之情鰥寡無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

張綱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漢唐之覆車軌迹猶在漢有亂政而立黄門北寺之獄唐有亂政而起神策北軍之獄二辟之興皆弊世也夫凡强臣擅命女君臨朝率多作為刑獄以威制天下而官有二辟流虐尤甚濟其賊害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誣染善良屠陷吉士邪枉熾結寃横棼淪惟詐惟内惟貨惟來漢自黨事之起艾夷

俊乂邦國殄瘁朝野分離泯泯板蕩而至頽亡唐自晚節雖將相大獄亦成於閹寺吏復羅滅豪人没取財貨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當先絶乎賕賂也於後南北乖刺民庶怨愁陵遲鬱否以成危亂故知刑罰者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我國家襲仁重熙明德慎罰震曜乾斷具嚴天威平康正直審用中典惟良折獄何擇非人慎測淺深之量必附寬平之比忠愛恩惠在人骨髓可謂祥刑寬

法率人無濫矣然頃歲王府鞫獄或以中人臨訊有司承旨頗復侵急於時識者懼履霜之漸已有寒心者矣而陛下神斷英發天德剛健威福不假雷霆自然遠暨躬攬萬機首為辨洗斥遠招權之孽擯去陰佞之猾明明棐常白日開照可謂立法垂制之大智聰明叡武之英主哉臣愚伏願陛下顯示明制垂戒無窮俾刑罰之權非有司不得專無容自外干預庶屬於五極咸中有慶永貽百世監于我祥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受天之休為民之福德之甚
盛其惟慎刑乎

不孝之刑

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官司徒以鄉
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有能忠於其
君者乎有能睦於族姻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夫如
是何有於民哉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王者張官布憲訓民作極必擇仁義之

士慈惠之師所以教育元元導之以善使民莊事而效
法之也若其身悖德禮義愆庭闈忠順兩虧何以事上
涖官行法民何則焉故漢制郡國察舉板其行狀首曰
生事愛恭喪沒如禮此漢之取士先其行之道也夫親
莫親於父母愛莫愛於妻子臣向覩邸報竊見臣寮至
有棄其母而不養聞其沒而不喪或糟糠之伉儷纔仕
宦而遺之傷化敗倫豈有甚此且祿仕貴乎逮養孝思
至於終身故累茵而坐更起思親之感三年之喪未報

免懷之重同爨有服緦之恤舊館有出涕之哀況昊天
之劬勞授我身之形氣因心所至蓋自然之義慈跬步
不忘豈俟牽於禮律奚衣冠之同處曾蠻夷之不如相
彼虎狼尚知母子之愛惟是梟蝮不稟陰陽之和傷時
人倫汙我王道且律文子詈父母者罪死今夫生不養
而没不哀豈特一詈為惡之重乎況不孝之刑十惡之
首非赦宥所解臣謂必正叢棘之戮肆諸市朝投不毛
之鄉禦乎魑魅及聞乎有司議辟但止乎停官罰金臣

竊悵然惜賞刑之失也伏以天下冠裳士人鮮全孝友之行率以宦游或緣婚媾遂營卜乎田宅輒輕去乎墳墓苟思擇利而處罔念首丘之仁古者氏族各有流源閭里繫乎圖版一則賓舉自乎鄉里一則忠孝考乎閥閱轉徙僑寓蓋由亂離方我治朝宜從土斷豈有無故而去父母之國獨善而委兄弟之親臣實見之比比而是流俗相習弗以恠時議為常不以譏節義所以陵遲民德所以虧薄此其玷陛下之風敎敗理世之體道壞

法侵紀其損至大臣伏乞應食祿之人父母在別無兄弟迎養而不養沒而匿不喪父母在或因仕宦別營田業雖父母亡沒而鄉里有宗族墳墓輒於別所立産而居者無問貴卑並當削其官爵投弃遐徼雖經霈澤不在原釋諸當保任者必先列此數條於舉狀同贓私法連坐之其父母俱亡未葬而求官雖有明條率多冒犯臣欲乞應居憂服闋敘官日委自本鄉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委已畢葬即得與除敘如此則中庸之人當循

禮而後動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上敦王化下厚人倫固治道之本也

官刑之濫

臣伏以先帝勤恤有邦明慎庶獄故内置審刑之職以覆天下之辯外布提點刑獄之司受民詞牒使侵枉無辜之人有所訴告得察舉州縣二千石以下羣吏一道百城糾攝千里其選任甚重夫吏民之訟州縣不得其情而能復於外臺者固鮮矣外臺不為受則已矣鄉鄙

之民有能至於肺石者乎是故天下常有寃人常有滯訟今之有是司是為民吏開取直之一門矣豈非國家盡心于小大之獄者歟然今各所部廣者至數十郡而按行封域不許分途故終歳廵歷不逾一再窮乏之民投訟既不能遠就疑滯之繫有濫或不能盡聞臣愚以為逐路可立廨於道里之中一人行一人處行者察郡縣之治處者受吏民之訟使訟者有常適治者有所憚又臣比見州縣羣吏有以剛介忤長吏及為衆所惡忌

者或以微犯下獄遂致非命臣往歲風聞亳州有以職官知衛真縣黎德潤者狷介不善事上官嘗以事忤長吏遂掊摭其微罪攝將推德潤懼不免逃逸將赴都自訴本州遣爪牙士逐至襄邑縣獲之械而至州下獄捶辱備至竟無罪狀可按諸吏懼其得出而有辭也諷獄官絕其食而死及奏按法寺議辟止罰金仍復舊任勑下而德潤死矣臣愚以為應州縣吏抵罪而當繫鞫者本屬州縣列其犯狀以聞提點刑獄司本司攝取劾焉其應對辨者移州追遣夫官吏抵罪既非常有處者一人可以訊之矣或就繫者積三人以上即報白行者還同鞫焉如此則長吏雖有凶暴之人而下吏不

羅枉濫之酷夫郡政之舒慘由長吏之仁暴其有貪殘自用蔽昏昧理倚法以削恣情無憚則是流虐被境人孰敢遏雖有掾佐地卑而勢弱蓋亦徒展螳蜋之臂雖有介貳事間而力亞孰肯輕犯豺狼之口故多容容自守循循引避不倡和者難矣能持執者鮮哉又況以中人而居下位罕不迎風而迎意者也近如蘄州王蒙正之姦暴林宗言之侵辱其可知矣且宗言朝士蒙正員外官叙固相亞埒守宰末為遠絶以地居控轄摧屈至然

又況尊卑不侔位貌相邈者乎死為宜矣故臣請官吏抵罪當繫者付提點之司劾焉則庶乎盡情之實免鍛鍊之枉誠用刑之一益也

吏為姦贓

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聽理不能盡情枉直不能察微然其身

正下不容大姦為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
殘流虐舞文倚法舉枉措直其身不正其下因緣為市
困窮孤弱無告為害大矣不才而能廉雖於事不明其
自持必善有明察之上提其綱領其尤昏者抑為易去
才而不廉必顯立幹辦之效陰構自固之術行偽而堅
順非而澤諂諛承望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非
貫盈天敗則國誅莫及故歷代之法吏為姦贓其罪特
重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焉得非

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刺尚因循無糾姦擿
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
重然中人之性易以蕩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
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官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
之吏地居摠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而又綱目相維臂
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遥
隔乎千里之外較其疎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
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

上聞及其事暴遠流盈貫自敗罪止不察厥罰至輕且
州縣之有惡吏為民庶之所厭苦雖謠言大播而實狀
無彰欲證其成必詢于衆故牓署集民使得告發然庸
人畏縮避其辦敵甘心侵枉猶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
加禁止此誠朝旨寬大不欲擿切羣下發揚隱私臣竊
有惑焉闒畧乎一人而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之衆使
鰥寡孤獨困窮冤抑者無告此臣所以惑也縣吏抵罪
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督之誅夫其

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舉其職以考羣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絶姦貪以清庶政以惠疲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聯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蕰崇之絶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

檢察棄逐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敗吏率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賕遺夫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為不義子當爭之又況陷父於惡者哉父為士棄子與士齒殆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贓暴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宜錮終身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為此道也昔漢丞相邴吉恥以姦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贓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

贓吏不錮固自論棄故二公得以寬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溢共務奢汰閭巷無守志之士紳行乏循道之人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御駻突而不厲乎銜策且奔踶而衝蹶矣故抑强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為施生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惟誅鋤惡吏也歟謹論

樂全集卷十二

樂全集卷十三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武備論

臣聞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若夫文德脩於兩階聲教被乎八埌兆庶懷仁愛之如父母夷狄慕義親之若君師愷悌之化行暴亂之端戢是謂善為國者不師帷幄之中几筵之上指顧之際得失起焉

蘖折其牙厲平其階其為理也有不可亂之勢其為備也有不可犯之形此謂善師者不戰合軍聚衆交和而舍將誠勇智衆誠精練天地誠得法令誠信而我之廟筭必勝矣此謂善戰者不敗雖然兵者死地而戰危事也故昔之為國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故為國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不可勝者備也可勝者戰也故曰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備於無形策於無聲攻其心於未合伐其謀

於未成故不待交綏而敵已屈夫如是又何智名勇功之有乎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況宅天下之大而可以忘武備乎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昔周氏因提封之地立乘馬之法天子六軍兵車萬乘比年簡車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漢制京師則有兩軍七校郡國則有材官樓船皆歲時肄習武事未嘗廢也後晉武帝既定

吳會講武於宣武場時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縣武備帝雖稱善而不能用永嘉之後寇賊蜂起方郡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成戰國至隋文平陳始通王統內置十二衛棲功臣於散地外分折衝府備兵籍於調發唐因其制凡三百七十四府散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後承平漸久中國安寧於是逃者不補亡者不補衛士無實籍衛將為虛名至天寶中遂停折衝府而幽陵之師堂堂焉在咸鎬之郊矣於後章武削平

羣盜恢復兩河而植頡無成務之才旋至叛渙昌倪建
銷兵之術更取孤危本弱末强漸成顛拔强藩內侮王
室其顛今我治朝丕迪皇道海寓一統神旗無指伐之
行戎虜稱和齋鉞息受成之命化平治定三紀於茲是
以衣冠搢紳不道軍旅之事貔貅士卒罔知戰陣之容
天下安於隆平郡國頗以無備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可無用不可無備善師不戰
備之謂也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政之本經惟文與武

禮樂制度文之施也禁暴戢亂武之用也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臣陋愚諸生不達兵事今所論著皆參校前史舊迹得失之狀可施於世者冀上贊廟堂之餘論焉

民兵

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鐲鐃旗物號名之

用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為農起戰則為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别音聲相辨自三代至於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予鄉團唐則諸府備予衛士初文皇貞觀中因踵隋制内為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隷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漸

久武事不脩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范陽併河朔獵留鄭衝鞏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勳勞拔用聚斂之臣廣為斂剝之計生民膏血滴瀝亡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帥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呴濡育為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為厥子孫之謀故大歷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

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匱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

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旣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於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乘累世之巢穴為藏姦之淵藪相為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桀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也亦嘗制為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

鄙繹騷國兵再衂義軍奮拒號為强鋭夫界邊之郡民多習鬬結曹分伍挽强拔距裹糧淬刃惟敵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興營卒利害嘗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祖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户千為户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為户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

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為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為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作驟趨擊剌之法州長廵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脩命歸鼓鐸旗物兵器於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傜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寧壘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且

奔擾百人譟哭立可潰亂且秦之顛也以陳項漢之危
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烏合於倉卒計非其
素定無決全之筭非訓練之鋭奮梃爲戟揭竿爲旗而
躒郡夷都如摧枯破竹瓦解土散瀰漫莫遏雖秉朝政
之有釁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蒐練以時戰
士服於田疇部伍存於軍籍兵仗貯於官府粟帛實於
帑庾寬其苛斂復其他徭調發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
國武備得常訓整內則禁衛驕兵可漸消減雖外敵有

冒頓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强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顧議者以為何如

任將

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為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為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粤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

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
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
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
重兵在邊驍將摠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
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
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於朝調兵於府建牙
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
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充實民用家足本

末相稱表裏相託誠天機神筭平康之道也至於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勳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慝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執法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鋭卒殲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葢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獮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絶耗斁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

軍始於輔國軍容自孚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
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
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
券而取千里詔附而得通都至於蹈利干賞壞法侵紀
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貿賃以居焉故
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
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
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尅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

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為執
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
勳本則理俎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荆州建蜀三分之勢
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
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搢紳名
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為三公八座
出為行臺摠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
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茍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

乃為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若夫積
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為武以引強為材
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
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歷置
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計議事干軍國秘未
宣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
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
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

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鄙衆必誚其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兵器

臣聞鑠金為刃弦木為弧古之聖人以威天下故國之重器厥惟五兵歷代寶之以為神物是以周官六職工居一卿其治兵之工則桃氏為刃函人為甲冶氏為戈

戟廬人為殳矛弓人為弓矢人為矢其典兵之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職掌辨其物受而藏之以待軍事故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為良夫寒溫異宜陰陽異齊此天時之節也剛柔殊性堅脆殊理此地氣之分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粵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此工之巧者也古者百工之伎必皆世守監長日號戒其不良物勒工名識所精濫而有司秉其事攷

其器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之是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忘武備邦之大經臣竊見今之州郡所上兵物徒有兵數實皆濫惡不足為用蓋天下承平長久兵未嘗試上吏視為冗務監長安能盡心選占善工為家治具又州郡率少軍匠借役民工以次姦侵苟求速就及輸上中府而主吏因緣為市惟貨是問閱數而已其為弓也角觔無液治之法故其引之必撓縱其為矢也笴羽無深厚之數故其發之必翔俛其為刃也金無煎和之齊

安得敝盡而不惡其為函也革無豐約之制安得長圍而便利夫介胄不完士如袒戰器械不精卒猶手摶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為兩旅權服者之上下故井賦之法車甲各出於丘甸焉若其合軍交和鼓驅而進以命爭命以首爭首而弓折刃卷甲裂鐏敗是乃委人於死地而奪其自救之具也不教民戰尚謂棄之投人於死豈仁之謂管子曰致天下之精材者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來工三倍不遠千里矣又曰聚天下

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記曰日省
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臣謂宜嚴立新條務釐
此弊外使州郡守倅通領工作而委提點刑獄揔檢之
厚匠手之稍食寬日課之役力材取乎精不取乎豐工
務乎盡不務乎速器求乎良不求乎多吳戈越戟之利
燕弓代革之勁因地之產就民所工設為監司厚價募
取則雖田閭之下匠鍛之巧一人一藝咸歸官府矣而內
選重臣掌其守藏司其領入凡州郡所上必有試焉工

有不當必行其罪如此則府皆善兵國有重備以待武
事無誤他時夫害起乎甚微患生乎所忽茲事雖小所
繫極大故獻鄙議冀裨冬官氏之闕政焉

樂全集卷十三

樂全集卷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食貨論

臣聞食者生民之命貨者百用之權與自古初世所最急神農氏始辨五種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財用不乏黃帝堯舜經土設井授時布政通其變

使民不倦而天下之美利備焉禹辨三壤定九賦懋遷有無萬邦作乂周文王在岐制司馬之法建平土之政均土地連什伍以稽其人衆而井牧其田野以物地事授地職而令貢賦稅斂之事葢古之王者所以制財用之道惟田及山澤為正其百工商賈衡虞之賦以其浮食去本之民猶罰而抑之也自周之衰庶民失職經界隳壞繇役横作秦知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急耕戰之賞尊奬兼并猾詐之人棄削王

制務為一切深害偷苟之政至始皇二世收太半之賦征戍輸發並起勦絶蒸民之生天下愁怨遂用潰叛漢氏接秦之弊務安百姓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景躬脩儉德節用而愛人四方和平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盡滿府庫皆餘財人知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媿黜辱及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工作七十年之積未幾而竭盡征戍交起天下共其勞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擾騷百姓抗敝以巧法財賂衰

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而言利立功之臣析毫分銖之士紛然而進矣於是設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置爵級制榷酤筭舟車占積貯又下告緡之令更造皮壁之幣天下蕭然無聊矣以一人侈心之故為生民萬世之患是故聖人尊仁貴義稱歎儉德以利為賊其意遠哉自茲已還掊摘愈甚損下益上日剝月朘侵刻小民以為忠功南北披攘王澤竭矣在唐初世薄賦寬傜天寶季年國用寖廣邊有立功之將朝有

專柄之臣戚里相驕女謁競進故崇禮慎矜韋堅王鉷
以聚斂而進實繁有徒為上聚怨為民瘡痏是時承平
既久民不願亂而此數人進邪策以侵擾之終為厲階
以致喪敗迨至德之後兵戈不息調發轉餉百役並作
人户凋耗版圖空虛賦斂多門殊科異調計司不能覆
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猾吏權臣因緣為市津渡有率
堰埭有征廬舍有稅苗稼有斂乃至平率豪姓配取僮
馬夫人之常情與則喜奪則怒故先王見其與之形而

不見奪之理然後民可得而有也橫斂雖復利在侵剝猶以抑末遏强為辭唐氏之賦也異哉直取無名曾何異乎刼剽掠奪之也歟昔者明王之保國也其經費制用夫豈天降地出亦自民而已矣然其所以御輕重調盈虛出入之節備儲之道必有術焉爾大約唐制租庸之令定於武德兩稅之法起乎建中牢盆之利大於第五琦而成於劉晏榷茶之禁萌於趙贊而成於張滂進奉之名起乎興元於後則有日貢月進之臣方鎮羨餘

之目瀝民膏髓結上恩澤不領於縣官之經費而入人君之私藏焉此唐氏制財用之大經也我國家撫有萬方富全四海太平安樂且五十年邊塞無聚徒宿師饋運賞功之費州郡災沴足以饑穰相補民無急征雜調朝令暮具之急是宜綽然舒泰而乃公私之積不足兼年不幸仍饑民力困屈所在倉廩無以振救其由何哉非以天下之民趨末而背本者衆生之寡而靡之多外則彊敵為耗而供億無厭內則兵旅夙驕而匪頒亡度

法制不立故編民僭王侯之服羞教化有虧故齊民入釋老之邪道倚市卒乎游手命卿鮮乎誠士是故耕桑之民漸鮮衣食之路益狹而資以奢侈用無紀極夫如是安取乎富且庶者哉是以聖人制民別其四業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其爵禄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故上下有序而民志定矣在易履卦象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故

先王制禮立法要在使人循於軌道裁其淫過使之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爾管子曰使民知分王道之本也若乃上不能節用嗇費使人以時國之制度不立民之游蠹不去則雖夷吾之權衡李悝之能盡地力晁賈之善議論諸葛亮之理國用亦不足以有成也謹列往代濟國利民之得策危邦害物之亂謀可戒可法宜於今者舉其要焉

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斃中夏外事邊圉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亹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穎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

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稟食自足動則備調發
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
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
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
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
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
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

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卒人力凋敝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合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恭儉慎德靡遊于逸于觀于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徵嗇用罔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斂勾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産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筦於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

策雖未能盡該乎體要顯辨其利迹而或者猥為異説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内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邇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羡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齊稽氏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内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由田務

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揚許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閑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迴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可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

前兵民同業本調取乎農版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胄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蓋智者謀始因勢推移使事濟而衆安在資權而

成務臣雖不敏請試効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户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倘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他徭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鋭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

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倉廩

臣聞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積豐年補敗雖累凶年民弗之病然後德化流洽禮樂興焉此三代之盛平土分

民富庶而教之本也周衰經界失叙生業不平則有權謀之臣通變之士調盈虛之數脩輕重之術以制國用均民財若夷吾之準平李悝之平糴漢桑弘羊之均輸耿壽昌之常平下至齊氏義租隋人社倉之制是皆便物利民濟時合道安人之仁政為國之善經也孟子曰犬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是知蓄委者國之大本檢發者政之大平饑穰者天之

常行備預者人之所及者也故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而人君御之以準然後民有所恃也國家之承平六十年矣漕引東南之粟以輸太倉卷地無餘常若不逮而僅充兵食邊塞之積鮮及兼年强家之藏舊不接新貧人之餉朝不繼暮不幸而有凶旱水溢之災民力匱竭國無以振救老弱轉死相枕溝壑方駿而圖之强發私廩千里轉餽重為勞費官民皆擾不亦謀之末乎比者勑書有諭州縣使立義倉

之言徒有空文而無畫一之制於茲三年天下皆無立者況今之俗苟且因循嚴令堅約猶復違慢為民興利豈易其人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得時去積成弊蠹以及喪敗又凡事體興立實艱墮壞孔易或謀以為利而轉以為害彼義祖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為之矣始為百姓儲備之道終為僻君淫侈之費是於籍外更生一調也誠國家規

前代之善策為齊民之大計明立條式權其斂出令天下之縣各於逐鄉築為囷廩於中户已上為之等級課入穀麥其輸入之數視歲薄厚為之三品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歲之饑發以賑給小饑則約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約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約大熟之所斂專自縣鄉檢校之無使州郡計司侵取雜用焉此則收自優户穰歲之有餘散於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兼并賈人挾輕資蘊重積筦其利以豪奪於吾人此其協於大易裒多

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法契詩人京坻之頌應時令振乏之理使民足而知讓益歸於本業誠為國之大事也

稅賦

臣聞理人之道地著為本分民之要平土為大故古者井田之制必先立步畝以正經界夫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謂什一之法夏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故春秋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者也其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準肥磽以為差隨厚薄而收入是以春秋譏宣公初稅畝謂履畝而稅擇其善者取之故君子惡公以為於民已悉矣自廬井之壞而王制大亂民生失平稅賦之法不齊矣漢初接秦之暴務安殘氓約用省禁益薄田租至文景之際乃或三十而收一時更盡除勿收可謂寬約矣於時網踈而民富百姓安樂知重禮義天下之刑獄幾措焉夫厚斂則民困困則姦盜起而刑辟重輕賦則民足足則禮義興

而刑罰簡刑辟重則民愁怨而思亂禮義興則民安樂而思治思亂者視其君如仇讐雖箕微之仁不能使之安而久思治者愛其君如父母雖蚩尤之孽不能使之動而危蓋厚斂起乎荒汰薄賦由乎節用秦自暴政之并天下侈心無極恢大封域北拓胡地南開越境於是發閭左之戍掃天下之命飛芻輓粟萬里轉餽暴骸露骨積於邊荒內興功事窮極力役創阿房之宮備六國之制胡亥發徒百萬以營驪山及山東兵興聚師待餉

此所以收大半之賦而不足也漢初定天下生人困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文躬脩儉節仁愛清靜宮室苑囿車馬服御無所增飾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後宮親幸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惜百金之費罷露臺而不為匈奴背約犯塞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治陵因山不增高器用瓦物不藏金銀又親行耕籍之禮以勸農事務廣儲蓄以備災沴此所以三十而稅一或盡除勿收而國用足也自漢叔世吳魏三

分司馬氏之南渡中原剖裂外備疆事百役之費內則
間以昏僻驕淫之主急征橫斂科調雜出是故漢有虐
政而作田畝之賦齊有淫政而重牀調之租隋有亂政
則有先期逆征之暴唐有弊政則有青苗地頭之稅舊
弊不革新名日生侵刻疲人自取孤弱是何異割肌膚
而滋口腹事枝葉而剔根心反裘負薪徒有惜毛之意
斃人以梃不知罪歲之非剝斂之名可謂窮矣國家接
衰唐之頹綱經五代之亂軌平四方之僭閏立一王之

法式其横出之筭無名之征革其弊者多焉比在先朝定民田之租考地之肥瘠制賦之重輕裁使平均本於寛約利人奉國誠為中典夫古之田制有賦有税税以待郊社百神宗廟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之給賦以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今夫車馬甲兵之資士徒之衆皆縣官素具不復籍於民大率中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畿甸之外歲供兩税無他課調則是今制賦之法抑已簡而有經矣至如山原之地或

入稻秔之物陂澤之鄉或有縑綈之稅捨其所有責其所無農人供之其費自倍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倍稱而取使乘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重困也誠依古制均定壤賦隨地所産因民所工省其雜名專為穀帛除折準之令去錢刀之目如此則國之經入如故民之輸出有常利歸於誠農權奪於富人上之德澤加於百姓民之頌聲興於天下可以制梃而鞭撻歷世之暴君汚吏矣

畿賦

臣聞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處勞養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後康四方理國之體也今所謂租税之法更徭之制而王畿最重品色尤煩力耕時穫無水旱蟲螟之害田賦適辦銖收毫聚累以歲月生業甫立甌就一役隨復破散故甸内之民鮮有盈室者昔明王保邦預備之道惟於平世始可為謀及其已弊

救日不暇雖有賢智豈遑經久今內外無事賦入有經而民家壁立野無青草設有橫出之調緩急之率不及均遠應近求具則必扶老攜幼轉死溝壑雖峻刑嚴禁不能止流亡播遺之患夫致理之本在乎制度制民之產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餘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羞具居室過於侯王淫侈之俗日以輕僭賦調所不加

百役所不及優游逸豫專事驕靡而農人侵冒寒暑服
田力稼以供租稅以給徭役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
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逸之殊如此此豈
抑末敦本之道乎又凡國家發德音布恩令必首及輦
轂或曲有所被重罪者末減輕繫者疎宥姦邪桀憝踰
軌亂常草竊偽濫不經之民咸霑渙澤而農人積逋舊
負錐刀之末不蒙蠲除侵肌斷髓連錮妻孥此豈推恩
布德之道乎兼并之族姦宄之人以幸近於天日故特

蒙於庇照而此農人澤不下及臣愚疑其未周也誠天子哀此疲人霈然加惠除其雜調變折之目寬其稅入庸役之令擇其孝弟力田節義之人賜復其家以勵風俗因制畿甸之內嚴立占田之限無使權豪侵併貧弱上以為[illegible]備下以勸農功使本業之人得自比於兼并姦宄同被上之恩澤此不亦強幹優本之道歟

樂全集卷十四

[seal stamps]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周克鵬